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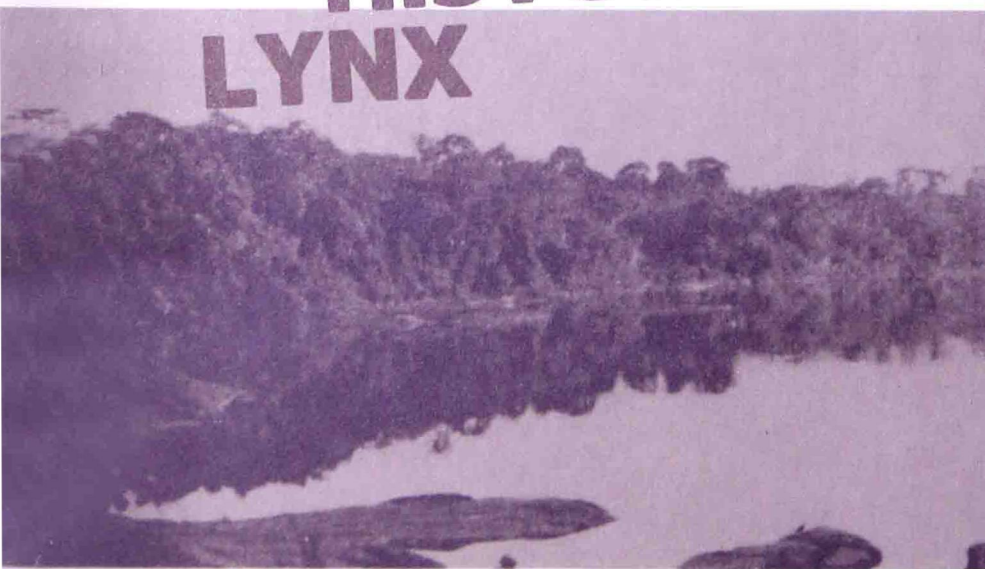
猓猓的故事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

庄晨燕 刘存孝◎译

Claude Lévi-Strauss

HISTOIRE DE LYNX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猗猗的故事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著
庄晨燕 刘存孝◎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猗猗的故事 / (法) 列维-斯特劳斯著; 庄晨燕, 刘存孝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

(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ISBN 978-7-300-18814-0

I. ①猗… II. ①列… ②庄… ③刘… III. ①美洲印第安人—神话—研究 IV. ①B9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155 号

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猗猗的故事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著

庄晨燕 刘存孝 译

Sheli de Gu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5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1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396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30 mm×183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3.1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4 000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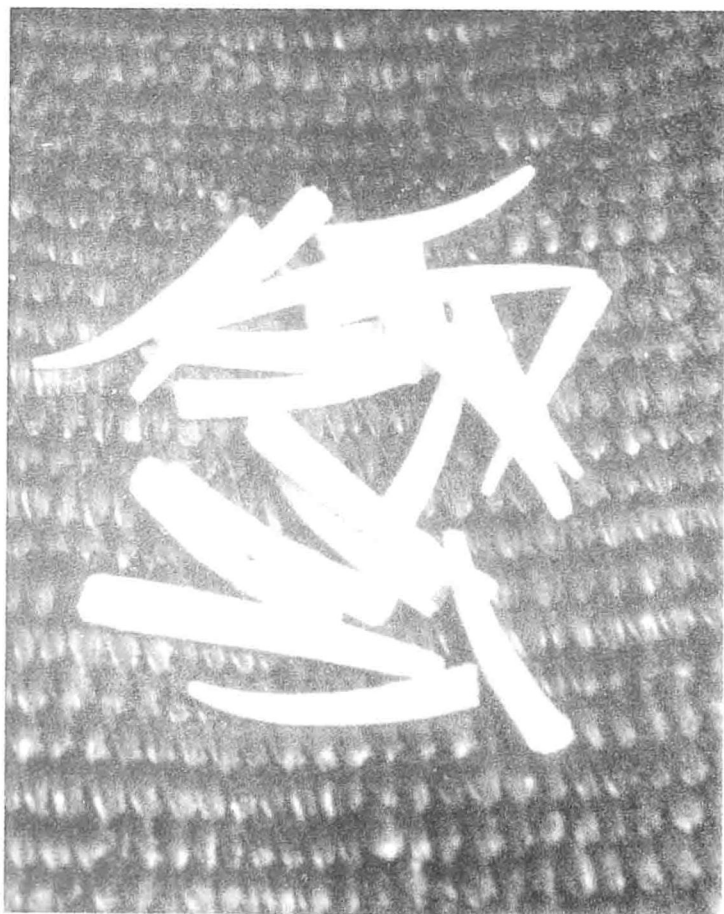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CLAUDE
LÉVI-STRAUS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HISTOIRE DE
LYNX



原书封面





I. 角贝属贝壳

与印第安人在太平洋沿岸捕获的贝壳相比，形状大体一致，但属另一个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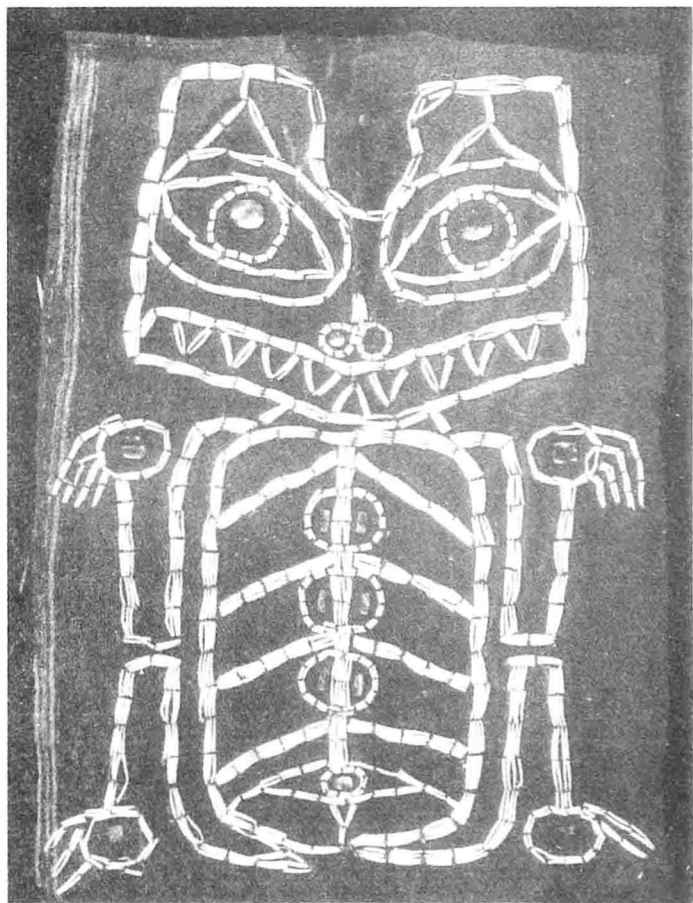
II. 身着汤普森印第安人酋长服饰、佩戴贝壳项链的模特

摄于1903年。藏于皇家英属哥伦比亚博物馆，维多利亚（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 Victoria）。目录1267号（项链）。已获博物馆授权。



Ⅲ. 佩戴大量角贝饰物的普吉湾地区印第安女人尼斯
阔丽与她照看的白人儿童

摄于 1868 年。照片现存于西雅图托马斯·布克博物馆
(Thomas Burke Museum)，目录 L 4233 号。已获博物馆授权。



Ⅳ. 用外贸布料制作的海达族印第安人的无袖衬衣

上面主要用角贝绣了一只熊，1979 年购进。现存皇家英属哥伦比亚博物馆，维多利亚。目录 16537 号。已获博物馆授权。

而这已是往昔：如今，它已老旧
隐身一隅，托付于你们，
双生子卡斯托和他的兄弟。

——卡图卢斯

(IV:《托付小艇》，25~27 页)

前 言

本书一开始提到的棋局既是一个澄清也是一个遁词。之所以是遁词，是因为读者在阅读前几章时可能会略感不快。在讨论开始之前，必须用一定篇幅来准备，就像国际象棋的开局，一开始 10 着到 15 着棋有时只是重复最初的着数。读者如果不熟悉我关于美洲印第安神话的其他著作，或许会认为本书的前几章在原地踏步。这是因为我也需要重新安排我的棋子，即神话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新的棋局。 9

我们与谁对决？这是需要澄清的，因为人们可能对游戏本身的性质犹豫不决。这究竟像国际象棋还是纸牌占卜？玩纸牌占卜时，纸牌的最初位置完

全出于偶然，在接受若干约束的前提下，人们依据某些规则将所有纸牌排序。纸牌游戏是被动的，纸牌最初的偶然位置来自玩牌人的洗牌过程。

10 分析神话的人则面对完全不同的情形。他不是无序的制造者，而是需要从中理出头绪。不仅无序先于他而存在，与他的干预无关，而且他所认定的无序事实并非如此：它属于另一种秩序，所遵从的约束和规则与分析者即将采纳的完全不同。对分析者而言，神话就是对手。最终要看，神话与分析者，哪一方的战略能够胜出。

我们与神话对决。千万不要觉得来自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神话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盘过时的棋局。神话棋局并非一盘定输赢。人们每讲述一次或阅读一次神话，新的一局就开始了，生生不息。但就像下象棋一样，随着棋局的发展，最初无从破解的对手战略逐渐明朗。最后，当对手只剩下有限的着数时，即将获胜的棋手甚至能够预知对手几乎变得透明的战略，逼迫对手按照自己的战略做出调整。

有些人会问，既然神话阐释世界的作用已为理

性思维、科学方法和技术彻底取代，分析、破解神话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来不断重复的相同战略有什么意义？难道神话不是早就被击败了吗？无法下此定论，或至少情况不再是如此。我们可以怀疑在神话思维的各种形式和当代科学泰斗提出的著名悖论之间是否存在无法逾越的距离。大师们无法希冀以别的方式被理解，只好以如下方式向我们这些无知愚民提出这些悖论：薛定谔（Schrödinger）的“猫”（chat），维格纳（Wigner）的“朋友”（l'ami），以及以寓言的形式介绍 EPR（和今天的 GHZ）悖论。

我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讽刺科学思维，在我看 11
来，这是西方的伟大成就。我的观点是，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实证知识远远低于想象的可能性，就由神话来填补差距，我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情形正相反，尽管原因相反，但达成的结果却完全一致。在我们的社会中，实证知识大大突破了想象的可能，既然想象无法感知现存的世界，唯一的可能就是回归神话。换言之，学者通过计算接近一个无法想象的现实，公众渴望感知这个现实，而计算出来的事

实否定了一切直接感知的数据，在学者和公众之间，神话思维重新成为一个中介，成为物理学家与非物理学家沟通的唯一方式。

正如我们所学到的，电子每秒振荡 7 000 万亿次，可同时以波和微粒的形式存在。可测算的化学组合时间与秒相比，就如秒与 3 200 万年相比一样。在宇宙比例尺的另一端，我们的宇宙的直径为 100 多亿光年，太阳系及相邻星系受被冠以“巨引源”（Grand Attracteur）、“巨墙”（Grand Mur）等奇异名称的天体或天体群所吸引，以每秒 600 公里的速度在宇宙中穿行。人们假设这些天体或天体群的密度足够大，能够产生这种效应（但它们的数量级将否定一切有关宇宙形成方式的固有观念）。这些建议对于认为不需要用普通语言表述自己观点的学者存在某种意义。稍稍诚实的门外汉会坦言，这只是些空话，缺乏具体内容，甚至他本人也能提出这样的理念。

12 因此，学者们想象出各种事物，来帮助我们填补肉眼可见的体验和常人无法触及的真理之间的鸿

histoire
de lynx

沟，如大爆炸（Big Band）、宇宙扩张等。这些都具有神话的特性，如同我在分析神话时所指出的，致力于构建上述事物的思维立即会导致相反事物的产生，如通过计算，人们提出，宇宙注定将不断膨胀或收缩，直至最后消亡。

几个世纪里，科学被时间可逆、宇宙永恒的理念所主导，在永恒的宇宙中，过去和未来没有差别。因此，神话思维只能在历史中寻求庇护。现在，进化理论和新兴宇宙学理论告诉我们，宇宙、生命也位于历史进程之中，它们有开端也有发展。由此提出了巨大的问题，这一确凿无疑的知识让我们感到怀疑，我们能否理解之前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大约 700 万年间发生了成千上万的事情，每件事情都非常不确定，而正是这些事情使世界从没有任何生命，发展到核糖核酸，再到脱氧核糖核酸。这一切似乎已经很难让人接受，而那些著名学者们还仅以此为基础缔造各种神话。他们说，最早的生命萌芽是 380 亿年前（再加上旅行所需的光年）由一艘来自遥远星球的飞船送到地球上的。 13

这个星球由掌握高科技的、远比人类高级的生物统治。同样，发生在量子级的现象一旦需要用普通语言来描述，对常识构成的冲击远胜过最离奇的神话。当代一位物理学家曾写道，量子机械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差别同时位于量和质两个层面。“普通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语……量子世界并不比传统世界更不真实，但传统世界中共同体验的现实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Rohrlich：1253，1255）

因此，对人类而言，再次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或许物理学家的计算和实验正表明它的现实存在。但这些实验只有转化为数学语言才有意义。在门外汉，即几乎所有人看来，这个超现实的世界与神话世界具有相同的特性：在那里，一切都与普通世界不同、经常是相反的方式发生。对我们这样的平常人而言，这个世界是无法触及的，除非借助于学者为我们，有时也是为他自己，专门恢复的古老的思维模式。最出人意料的是，神话思维通过与科学的对话而重新获得了现实意义。



受《面具之道》(*Voie des masques*)和《嫉妒的制陶女》(*Potière jalouse*)等书吸引的许多读者向我抱怨说这些书太难了。如果他们说的是《神话学》(*Mythologiques*),我或许可以接受这样的批评,但涉及前两本书,以及我今天发表的这本书,我深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这三本书位于神话故事和侦探小说之间,人们不会觉得这两种类型的作品是困难的。

经过思考,我想读者的困难或许主要来自充斥 14
全文的部落名称,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感觉就像在法文书中突然遇到了希伯来语或中文。然而,我必须提供这些名称,因为从事同样研究的同事们需要这些。不从事美洲研究的读者无须关注这些名称,只需明白我们正在讨论不同的民族和语区即可。这些名称本身很少有内在的意义,一般都是历史偶然或约定俗成所致。

有些名称是部族自己确定的,如桑波尔(*Sanpoil*)(与法文谐音无关)、卡利斯佩尔(*Kalispel*)、